

竹溪画馆印草

■ 阿年 编 张颀玉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竹器画馆印草

阿年题



阿年 编
张颢玉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录 (CIP) 数据

竹溪画馆印草 / 阿年编 ; 张颀玉著. — 成都 :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410-5851-6

I. ①竹… II. ①阿… ②张… III. ①汉字—印谱—中国—现代 IV. ①J29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3479号

竹溪画馆印草

ZHU XI HUA GUAN YIN CAO

阿年编 张颀玉 著

出品人 马晓峰
责任编辑 张大川 王富弟
责任校对 曾品艳
扉页题字 谢季筠
版式设计 杨 雨
出版发行 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编: 610031)
成品尺寸 143mm×210mm
印 张 8.25
图 幅 323幅
字 数 50千字
印 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5851-6
定 价 100.00元

-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地 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电 话: (028) 87734383 邮政编码: 610031

目录

6	闲聊篆刻
22	作品展读
222	边款欣赏
228	草·稿

竹器画馆印草

阿年编 张颢玉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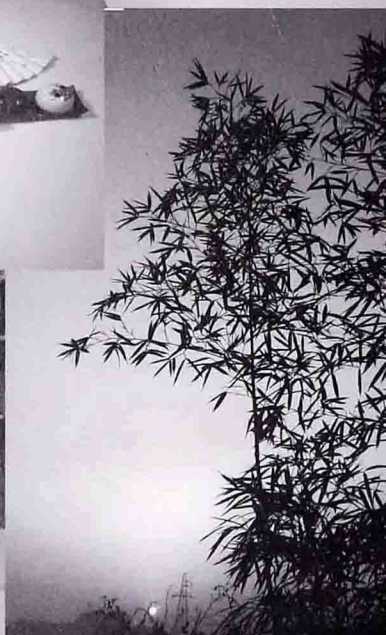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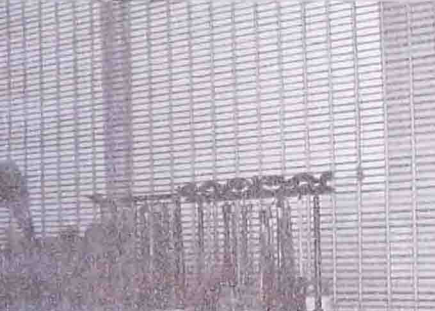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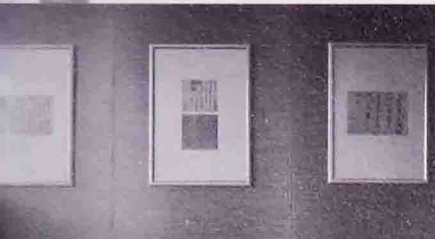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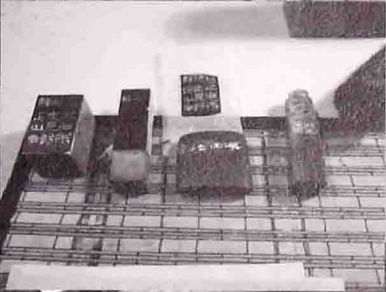
阿年 编
张颢玉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目录

6	闲聊篆刻
22	作品展读
222	边款欣赏
228	草·稿





闲聊篆刻

——阿年与颀玉的对话

颀玉毕业于四川乐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自幼喜爱中国古代文学，尤喜书画，曾先后得到诸多先生的指点，绘事大有长进。所绘花鸟、山水清新明丽，颇受专家赞赏。

绘画之余，他常研习篆刻，并常有佳作，这里我们选编了他近一年的篆刻作品100余方，供专家斧正，供爱好者欣赏，并收录了他与阿年先生的谈话一则，以让更多的人对这位艺术的痴迷者有所了解 and 帮助。

阿年：你何时迷上了篆刻？篆刻对你的绘画有哪些帮助？

颀玉：学习篆刻是偶然的，迷上篆刻却是必然的。自幼习画的我就特别羡慕那些书画家前辈们都有一大堆属于自己的印章，觉得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对于书画作品中铃印这一优雅的举动，更是充满了好奇心和神秘感，只不过当时并不了解篆刻本身就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有一次买好了印石，托一位长辈请人刻制一枚自用印，

可是等了好久却不见回应，再去催问时，长辈极不耐烦地撂给我几句话『小孩子用什么印章啊！要印啊，自己学啊，学会了想刻啥子就刻啥子……』也许是为这不经意间撂给我的话而赌气，也许就是那一份强烈的好奇心与神秘感，不断驱使着我、引诱着我，使我暗暗萌生了学习篆刻的想法。

随着对书法与中国画理解的不断深入和实践，进而发现，书画需要铃印，不只是为了信验，而是中国画艺术在构成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

说到篆刻对我的影响，不禁让我体会到明朱简《印经》曰『印昉于商、周、秦，盛于汉，滥于六朝。而沦于唐宋』。唐、五代、两宋的书法绘画艺术，就绘画而言，其作品的绘画性和表现力已经趋于完美，内容充实而丰盈。对于一幅作品，作者往往是惨淡经营。观乎其一丘一壑、一花一鸟，或崇峦叠嶂、惊天绝壁，或烟雨潇湘、长江万里。寻丈巨轴，盈尺小品，举凡花鸟、人物、山水，莫不穷尽心力为之，作者往往曲尽绘写之能事，务求神完气足、宏伟壮丽、工致精雅。是故诗文、书法、图章这些元素与绘画间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重要，甚至可有可无。而

元、明、清以来的绘画作品，相比之唐宋人的『宏丽精构』，因为文人涉足绘画，在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上渐入纵情放逸一格，玩味笔墨，追求意趣，他们崇尚才气、豪情，所谓『恣意挥洒、任情流溢、一泻千里……』于是，单从绘画性比之唐宋而言，似有明显的减弱。磅礴、空灵、疏朗、松透、简淡成为了主流的绘画语言，开合虚实拉大了，而作者却往往仍不满足于托兴毫素的片刻畅快，画中意味似仍有不到之处，于是雄跋长题，在画面的空白处占尽天机。而自王冕、文彭辈起，自篆自镌石印又大大丰富和延展了作者的才情。铃印则不再满足于仅仅为信验而铃的名、号、斋、室印，闲章内容的抒情、言志，饱含风雅，便会心而微妙地和诗文、书法、绘画紧密结合，得失互补。

欣赏一幅完整的中国画，题跋和印章在整个画面的构成上，所承担角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补充了构图之不足，平衡画面，增强画面本身的可读性，而且画面中色彩感也自然而然地加强，画、跋之余，数枚图章古艳的红与水墨基调的黑灰，以及载体纸张温洁的白，这种纯粹的撞击所产生的艺术效果，顿时使画面有了

跳跃感。依图章的大小、形状，印色的浓淡、轻重，以及所铃位置的稀疏呼应，都与诗文、书法、画心交相辉映，互为关照，彼此填补，互作延伸，使画中的艺术语言与欣赏理解更递进一层，而作者书写过程中的笔味、墨味与充满金石味的印章水乳交融所达到的趣旨，令人玩味无穷。总之，印之用，使诗文、书法、绘画达到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默契。

而我们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由于表现技法的不同，画面内容的迥异，尺幅大小的限制，营造境界的参差，使我们对画面印章的分布运用非常谨慎，有时，甚至根据画面内容即刻奏刀成文，这无疑大大满足了画面的需求。

阿年：你对历代印学可有涉猎？最喜欢的是哪个年代的作品？

颀玉：对印学的涉猎是我学习文史哲学及书画以外，用心较多的一门学科。自元代吾丘衍《学古编》成书后，印学遂成为专门的学科。明代朱简在长期与各种流派印家名手的接触交流中，广收博鉴，其《印经》、《印品》以冷静的思维为印坛流派做出了较严谨的分析。清中期以来，学者更留意于印学文字之汇辑，或汇印成谱，

或考证印制规模，印文、印人，撰专文序记，所以理论著作极为丰富，由于印所涉范围举凡文字史、文学、博古学、历史学……这些也都是与画家、书法家有切肤之关联的学科。所以，学画不能旁及诗文、书法、印学，难以构成一件完整的中国画，而学印不涉上述学科则难入印学堂奥。

就历代印的形式美而言，先秦古玺印，章法巧妙，奇险多姿、古朴自然，或铸或镌，文字违和相济、照应有情。秦印整饬谨密，遒丽朴实；汉印端庄肃穆、风神饱满，遒练豪迈，气象雄健，开合中足见两汉拓土开疆之势。

魏、晋、南北朝官印上承秦汉朴拙挺劲、严整，而泼辣有余。唐、宋、元官私印舒展自然，而流丽纤弱似不及前代。

明代印学中兴，上承秦汉印、而唐宋官私印、而元朱文和满白文印，圆劲自然，遒丽劲健，而猛利之风貌有略胜于唐宋元纤弱之风，一时名手辈出。有清一代，印学空前繁荣，名家迭起，印无论形式、镌法、风貌皆盛况空前，浙、皖两派大师在推动印学的承前启后，可谓有朝花夕晖之功。那种学古而不泥古法的精神，

照观前人而融合古今的思维，使篆刻无论在形式美上的勇于创新和其他艺术领域上旁取博采，都大胆突破前人而富于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个人风貌。近现代印家或承袭秦汉之浑穆雄强、或拾遗先秦玺印之跌宕奇趣，或塑流唐宋元朱满白文之雅丽清隽，或直取浙皖精神。无论拟古或开创，皆名手林立，个性特异。

然而纵观印史，我似乎对盛行于两汉魏晋时期的『将军印』有着一种特别的心灵感应，时常被那种扑茂沉着、磅礴豪迈的精神特质和艺术魅力所感动。这种始于汉代武官属类的印制，由于『急于行令，不可缓者』，故仓促就刀凿成或翻沙铸成，风貌苍劲勃郁，章法错落纵横，奇姿险态、霸悍恣肆。将军印以缪篆作为铸印文字基础，由于鐫刻或翻铸者对印文的理解不一，文字呈现出一种变化多端的奇诡风味，其手法粗犷放达、质朴泼辣，或苍古或激昂，恣肆、倚侧、纵横、承应、离合，一任天趣使然，神工莫辨。有些将军印的封泥无框，文字自然而开张，这种形式的美对我后来的治印章法、取字都有较大启发。

阿年：近现代让你最感兴趣让你推崇的治印大家有哪些？

题玉：吴、黄、齐、陈四家。前三家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即印坛公认的印学三大家。他们的履历大抵相同，早年都有过为生计而湖海飘零、颠沛流离的艰难。吴昌硕避战乱时做过雇工；黄牧甫溷迹市井；齐白石木匠生涯。而生活逾贫困，艺道逾执着，这造就了他们三人性格上的迥异，也成就了他们艺术风格上的独特气质。

二者，他们最初的取法上也有惊人的相似，早年都深受浙派影响，吴昌硕、齐白石是近代中国艺术史上空前的两位大师、全才，诗、书、画、印皆入高格，有创派开宗之勋。吴昌硕从书写古籀文中得籀书雄浑厚重的静穆之态和奇崛揖让的行动之势，皆得力于将石鼓瓦壁以及封泥和将军印，纳入方寸印章之间，故印坛称其苍雄而不失灵动，雷霆之势使人叹服。对后来者而言，吴氏开『海派』宗风即便对齐、黄影响也至为深刻。我初学印时，数临吴印，觉得那种气魄，非气力可为，实是大师厚积薄发的气象使然。

黄牧甫是我最早用功学习的一位大师，也是在印学思想上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位大师，因为我第一手拥有的资料就是一本清陈介祺的《石钟山房印谱》和黄牧甫的

《心经印谱》。他的印外柔内刚、虚实相生，温厚秀润，章法平实中透着变化，常常不经意间以小动作做大文章。在刀法上他早年学吴让之、邓石如，而看他晚年的作品，往往方劲古折，斩钉截铁，气韵直逼浙皖诸家，尤或超拔。他崇尚『光洁』这一美学观点，他认为『汉印剥蚀，年深使然，西子效颦，而其病也……』

把汉印刻制之初『光洁研美』的韵致重新诠释于章法和刀法中，对我影响极大，须知方寸之间，要求文字之美、章法之美、刀趣之美及气韵之美，谈何容易。而他妙用点线、几何形状去破解紧塞和规矩，这在治印中不失为一大创举，形成影响深远的『粤派』。

看白石翁的印，生辣刚毅如闻其刀金铿鏘，隐隐有石破砾崩的声响，他不以浙皖及前人刻印『摹、做、削』为然，一任冲厉，以纵横恣肆的气势随刀而成，不假修饰。而在刀法上，由于他早年在描摹《二金蝶堂印谱》中受赵之谦单刀直切的启示，又得益汉将军印及南北朝官印的椎凿法。或谓齐印章法以『巧』胜，但细观其章法大抵仍是整饬的。无论朱文白文印，都可见其于纵横中得稳健，凡刀刃过处，